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2

75781/2180.1(2)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承乾立極經國理民以厚風俗正人心爲久安長治之本其時化理敦龐民生樸茂海內羣黎咸享豐亨豫大之休洵府事修和之成效也朕荷

天眷佑嗣續弘基夙夜孜孜期登上理十有五年於茲矣乃風俗未盡丕變人心未盡還淳閭閻之蓋藏未裕軍興之輸輓猶繁豈振興愛養之未得其道歟何邳隆之難復也夫俗尚澆漓人多狙詐君子長者之行不少概見而告訐時聞未相率迪於仁讓其故何歟且忠孝者人生之大節也知之明則

經國理民  
圖書  
寶印

不惑於邪正守之固則不昧於順逆乃人心不古  
奸宄潛滋所關世道良非細故豈親親長長之說  
素未講究歟抑司教者之訓飭未備也經國之道  
不諱言財况今戡定方殷軍需孔亟議生議節亦  
既籌畫多方矣而度支未見充盈施行尙鮮實效  
何道而使上有裨於經費下無妨於休養歟爾多  
士讀書懷古留心經濟久矣其各抒所見詳切敷  
陳朕將親覽焉

臣彭定求

臣對臣聞帝王輯寧萬邦必有紀綱振興於上  
而安內治外之業以成必有德義敷綏於下而  
一道同風之功以奏是以端本澄原而爲籌時  
度務之大計惟使天下之鼓舞愛戴於上者莫  
不存格非從善之實意而後風俗之正本於人  
心則民生之康乂國計之殷盈其道悉由乎此  
也夫宵旰憂勤以敦倫錫福爲先以休養生息  
爲亟深宮率作之德也承流宣化以疏附後先  
爲任以綢繆樽節爲功羣工效能之事也然則  
欲定天下之風俗人心必始諸一人勵精之際  
而卽敷諸四海觀聽之時開其奉法循令之誠

而卽動其慕義懷恩之隱賢否不淆而任使公  
激勸不爽而張弛善則可以遠至而邇寧可以  
揆文而奮武雖當國用煩興自有萬世久遠之  
謀不爲一時補救之計誠得乎整齊天下之道  
而有紀綱以作其倡卽有德義以弘其應則以  
一人之心合天下之心以爲心而天下咸以其  
心相維而莫可解古者淳龐朴茂豐亨豫大府  
事修和之績可以復見於今也欽惟

皇帝陛下

乾德體元

泰符凝命

建正直蕩平之極光風澍雨並協休徵

裕聖神文武之模就日瞻雲咸歌復日

止慈履孝善貽謀隆尊養垂芳規於紺幄銅扉

重道崇儒勤典籍廣薪樵播雅化於義林策府

恤萬姓以普鴻施蠲賦省刑之令屢下恩同湛露

旁流

張六師以揚駿烈詰戎振旅之畧兼行威與秋霜

並肅敷天率土之民幸被

德音聞仁政舉踵思慕冀得見至治之成則仰體

皇上夙夜求寧之心而翕然振勵其心固宜被潤澤而大休美思盛德而皆徠臣矣乃猶有風俗未盡不變人心未盡還醇間閭之蓋藏未裕軍輿之輪輓猶煩土致

睿慮之憂勞而於闢門選士之會

詢及芻蕘

臣

嘗按之往古驗之當今之務而何敢

或泛或隱自欺其所學乎

臣

聞之書曰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乎固本寧邦之道也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言乎有治人以行治法也故時有羔羊素絲之

節則人將以簠簋不飭爲羞時有三物六行之條則人將以郊遂是移爲恥時有勞來安集開誠布公之政則人將以棄逆效順尊親敬長爲先人心正而風俗自純使天下回心向道固非旦夕可以爲功而亦轉移勸導之有幾也伏讀制策曰俗尙澆漓人多狙詐君子長者之不少槩見而告訐時聞未相率迪於仁讓誠欲以唐虞三代之治望天下也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董子曰皇皇求仁義者君子之行也今勸學興賢之典日殷而師儒之官徒以文藝品其高下

不以行誼分其優劣遂至于進以爲能飾名以  
邀寵于衿多佻達之譏賢良鮮聞修之學是未  
能體我

皇上敦崇誠慤之心以爲心也赦宥更新之恩屢布  
而平反之職徒以威令飾其冒濫不以誠義動  
其中孚甚且出入得以游移虛實得以相遁畫  
地刻木之不畏鉤金束矢之日煩是未能體我  
皇上整飭法紀之心以爲心也臣以爲宜擇表率風

俗之人如朱熹行白鹿洞規胡瑗設經義治事  
兩齋之教以勸興士習而又得廉明慈惠之吏  
如韓延壽之閉閣思過仇香之勸民息訟則恬  
退無欲之士見稱於時而囂凌浮競之風知所  
底止革薄從忠效可立覩矣伏讀

制策曰忠孝者人之大節也知之明則不惑於邪正  
守之固則不昧於順逆乃人心不古奸宄濫滋  
所關世道良非細故

聖人憂民之心至此加切矣臣以爲平時之訓導漸  
摩固貴乎勸勉之有實而臨事之招徠撫馭尤  
在於聳動之有機如司馬相如檄巴蜀而竊發  
者感恩如龔遂治渤海而流移者復業人性豈

甚相遠哉我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嚴加派誠欲使內地之民蒙其保障也然繭絲之術多工冰葉之操難守則我

皇上如傷若保之心豈遍喻於深山窮谷者乎選將帥申紀律誠欲使悔過之民樂於歸誠也然勇敢之氣猶少掠劫之罪未嚴則我

皇上招攜懷遠之心豈盡達於多方多士者乎故必得仁智信勇之臣諭以大義感以至誠當必有扶杖觀化挾纊懷仁而親親長長之誼素所講

究者一旦可以油然而自動則樂盡子臣之義而堅以翼戴也人心以正風俗以淳卽以用兵籌餉之故而理財亦知生財之有大道矣伏讀

制策曰經國之道不諱言財况今戡定方殷軍需孔亟議生議節亦旣籌畫多方矣而度支未見充盈施行尙鮮實效臣竊肝衡計之而知言生不如言節者何也廣開山澤之利終不足以濟正賦之窮多行捐納之條亦不足以給衆旅之餽以我

皇上重節儉戒虛糜而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

大於征行如今之草穀料豆諸項各省之採買  
官吏因緣爲奸內部之考稽冊籍易蒙其弊本  
折轉移托言耗費開銷遲悞平準難行毫釐積  
之侵漁鉅萬及今不察長此安窮應擇廉能強  
幹之員巡察物價之低昂嚴絕漏卮之中飽其  
節省甚多者特予以不次之擢此卽劉晏深察  
估値之遺意陸贄議行平糴之良法去其害財  
者而財可足也至於河工虛冒官吏坐食於其  
中而黃淮交漲海口難濬耗水衡之金錢終無  
安瀾之一日則何不併分司之員減歲費之半

以佐土馬飽騰哉浮費旣省饋餉漸充而後我  
皇上緩征發帑以爲心者德澤實被民生上有裨於  
經費下無妨於休養亦在於奉行之得其人耳  
凡此者審乎人心風俗之維繫而兼及於足民足  
國肅臣之心安民之心總以克副我  
皇上之心所謂紀綱之振興者此也德義之敷綏者  
此也而臣尤欲竭芹曝之忱以佐

聖德高深之實者亦惟本

皇上振興愛養之心推廣而力行之經史講習之精  
詳則因革可以時措官方澄敘之畫一則賞罰



可以咸宜作敢言之氣而中外有悉達之情鼓  
任事之忱而大小有一心之義謹號令之頒堅  
如金石信如四時炳幾先之識慎始圖終防微  
慮遠則堯舜之兢業以執中湯武之懋修以建  
極先後同源創守合轍也以承景命而錫純嘏  
至近也以紹宏謨而鞏丕基至隆也時雍風動  
之治可臻綏邦屢豐之績可奏咸五登三之盛  
可以度越百王豈非垂統萬世者哉臣草茅新  
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皇帝制曰朕惟古帝王統御天下建極綏猷莫不簡  
賢任能又寧兆庶官方澄敘府事修和農務興而  
野無曠土國計裕而泉貨流通豫大豐亨洵邇隆  
之上理也朕荷

天眷命嗣纘鴻圖宵旰靡寧孜孜求治每思民生休戚  
關乎吏治之賢否安全噢咻端藉循良故於監司  
守令之任務加慎選乃龔黃之績未聞而貪黷之  
風如故或吏道雜而多端激揚之法未善歟或大  
法小廉表率未得其人歟國家藏富於民必使人  
無游惰然後田野闢而生聚蕃比年以來勸農墾

荒之令屢下乃地利未盡汗萊尙多抑有司奉行弗力耶將督課者循名而未責其實也自昔九府圜法所以便民利用鼓鑄之設其來舊矣邇以銅不足用鑄造未敷有以開採議者有以禁民耗銅議者果行之可永利乎或二者之外別有良策歟爾多士畱心經濟其詳切敷陳勿泛勿隱朕將親覽焉

臣歸允肅

臣對臣聞帝王之經緯天下奠安羣生也弘綱獨攬於上要必有鼓舞一世之權合大法小廉

以競勸斯羣材得而吏治清世運方處其泰要必有阜成萬禳之規統民生國計以常周斯兆姓樂而百昌遂此用人用財爲治天下不易之大法古之深謀廟堂之上爲久安長治計日夜務此至悉也顧天下之人才常衆矣舉天下之才自足以成天下之治而選任得其理激勸神其用則澄敘之典不淆天下之財用亦侈矣合天下之財恒足以裕天下之需而勸墾以盡其力鼓鑄以賦其功則利賴之途益廣自懲貪獎廉之法無以振飭其紀吏道雜則官職耗廢而

民之凋瘵已浚粟帛刀幣之藏無以節宣其宜  
源流失則財賦不豐而國之經費日拙然則側  
席而求循良蒿目而籌國賦誠治安元元之至  
計不可不出乎此也惟得其本而操之則裕民  
足國之道遂以無患其具固可悉陳於前也欽  
惟

皇帝陛下

撫辰定命

開物成猷

頌玉瑞以總八紘

在璿璣而齊七政

勅萬幾於時暇表聖絕學稽古遺文制作炳焉三  
代

連八陣以雲屯命肆專征凝威肆伐謨猷靖爾多  
方

班朝泄庶官惟日惟月惟時各修職業合鄉尹公  
孤三百屬聯常奏績

聲教訖四海納總納稭納程競効惻誠統候甸男  
衛億萬方玉帛來同此於用人行政之要阜財  
誠民之理豈猶有未治未安者煩鯁鯁過計乎

然臣伏處草野於吏治之得失民生之利病與利之所當興弊之所當革時察識其梗槩有懷欲吐久矣茲者幸邀

清問敢不披肝膽瀝情愫敬陳愚賤之一得乎臣聞

治平之大要惟欲民之安而安民之實政莫急於擇吏吏得其人則能實心爲民賦役可輕析揚可偃上有裨於軍國下有濟於閭閻財求阜而物力出矣吏不得其人則不能實心爲民撫字與催科並重而或以徵比爲能繭絲與保障孰優而或以逢迎爲計有利而不興有弊而不去田卒汙菜也泉流日塞也問之其人曰我不知也是尙得爲吏治乎哉要之長吏者民之師率也大吏者又羣吏之表師也

皇上以恤民爲心而慎於擇大吏大吏體

皇上恤民之心以爲心而嚴於表率羣吏大小相維賢能共奮而庶政無不畢舉矣伏讀

制策有曰民生休戚關乎吏治之賢否安全喫咻端在循良故於監司守令之任務加慎選乃龔黃之績未聞貪黷之風如故此有以知其所由然也夫今之爲吏者豈不自愛身名而或至不復

顧其身名豈不念其身家而或至不遑顧其身  
家苞苴肆行貪墨無厭至盡棄其生平者誠以  
守令之黜陟督撫操之也守令之可否督撫定  
之也百姓稱其賢督撫曰不賢則卽以不賢報  
罷矣百姓載其能督撫曰不能則旋以不能降  
調矣是守令之進退全憑督撫之意指而不問  
民生之休戚且自監司以上皆能上達於督撫  
而制守令之命然則彌縫安得不工而民生安  
得不日敝乎此雖賢如卓魯守若廉范者亦將  
易其術而思以自托於上矣且古之以六計弊

羣吏也廉善廉能所長不同而皆統之以廉明  
乎吏之重有守也惟有守則其心必清而足以  
達務其力必勤而足以肆應其仁愛足以結民  
心其貞亮足以勵士氣而可輕於斥絕乎是吏  
之廉者決未可偏棄也卽或謂人之材有能有  
不能然古有更調繁簡之法夫亦可通行也以  
此旌別淑慝其亦可也不然旌廉之典不聞而  
以一眚遽掩幾何其不以貪令耶抑自援納之  
途開而出爲民牧者不能無濫竽矣其間潔已  
自好者固不乏人然懲十二於千百則敝貪之

法不可不預立其防也務絕其侵漁以勵其清  
操歷試之勞效以程其實跡則激勸之道得矣  
此澄清吏治之大要也至於服疇力穡人樂其  
業者人之本性也非催科以擾之重役以驅之  
豈有甘於游惰委石田於不毛者乎古者三年  
耕必有一年之蓄今則民無蓋藏征稅徭役之  
需莫不取給於田疇而待供於藝獲民倍出什  
一之息當其春則指禾於秋而償及其秋則又  
指來年之禾以償也八口婦子且無以自畜已  
成必匱之勢一遇水旱勢必舍耒耜而去南畝  
又安能以饑寒待盡之身而供敲骨吸髓之役  
哉今吏之畱心農事者絕少間有奉行具文者  
催檄之令徵召會衆之煩適足以滋擾而無裨  
於實於農田水利救荒積穀諸大政視之蔑如  
也至墾荒之法在卹其貲力而寬其起課使民  
知有服耕之利而

國家徐收寬賦之效如是則民樂墾矣苟若清丈  
之令適足爲閭里之深憂增課之文祇以益窮  
簷之疾痛牛種無所出寬恤有不聞民之熟者  
亦趨於荒而奚暇於墾乎

制策謂勸農墾荒之令屢下乃地利未盡汗菜尚多  
意有司之奉行不力督課者循名而未責其實  
此真

皇上洞悉民隱矣今誠取其弊而悉絕之則本業可  
興也至如鼓鑄之設其來已久禹有歷山之鑄  
湯有莊山之鑄皆所以利民用也後世有交子  
會鈔之法迄壅隔不行誠不如錢之流通也古  
法取舊銅易新錢勿雜鉛勿用錫今也以銅不  
足用爲慮意者用多而無以給之歟然臣見制  
錢之驕湧恒獨京畿爲用耳其達之郡縣者每

不如其行之京畿苟錢價有低昂未能畫一則  
民不便於行或有耗廢爲器用者能平其價值  
使遠近貴賤可以通行則民知錢之利而廢銅  
出矣若開採之議地之所產本以給民用要必  
取之有制使胥吏不得以借端奸盜不得以叢  
藪然後利歸於上而民蒙其利不然恐徒以滋  
擾攘之便也是故開採必得其人耗銅必絕其  
源也此皆因

制策之所問而直陳之者也臣愚以爲此二者特吏  
治之事耳

皇上慎擇大吏有清心率屬之臣以涖其上而郡縣之請謁不行田野之荒萊日闢制度以興財力以阜吏稱職而民安業以開太平之基是在我皇上正本澄源之化實以貽之也臣草茅新進罔識

忘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膺圖御宇惠育黎元必更治澄清而後民生安遂用致運際邳隆天人交應理數符會畢協休徵至於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樂利阜成彌宇宙焉朕荷

天眷命纘嗣丕基夙夜孜孜勤求治理每念民生之休

戚由於吏治之貪廉激揚之典數舉其清操卓越者時行拔擢凡司民牧其果蒸然丕變歟夫興事省成因名責實課吏之良規也請託之習未除則情面難破喜怒之私未化則毀譽易徇其何以使殿最惟明黜陟允當歟抑正已率屬大法則小廉



也崇獎潔清以風厲有位尚有可講求者歟道之  
 大原出於天而弘之者人物必有理而理以數顯  
 數以理神天人相與之際窮理極數厥有奧旨可  
 得而詳之歟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極先天之數  
 而盡天地萬物之變化該帝王聖賢之事業殊途  
 一致其旨安在古昔盛時聲教遐訖重譯來賓獻  
 琛貢賚貿遷利用實裨民生爾者鯨鯢靜息海波  
 不揚梯航所至商販通行遠致外邦物產以阜吾  
 民其間果有利而無弊可悉指歟夫興利必要其  
 成立法務規其久何以區畫盡善萬世利賴可永  
 一行歟爾多士究心經術經濟其於官方廉善理數  
 精微柔遠裕民之道蓄之有素矣其各抒所見詳  
 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臣  
 陸肯堂

臣對 臣聞帝王之握符疑命而垂裕萬年也必  
 有運之一心者以立剛健中正之體而後宰治  
 為有原必有推之天下者以大裁成輔相之功  
 而後運世為有本蓋剛健中正乾之德也乾德  
 丕昭而率天之性盡人之才秉理之常察數之  
 變是之謂天德裁成輔相泰之道也泰道允協

而守上之法矢下之廉能邇之情柔遠之效是  
之謂王道惟王道一本於天德故先天而天弗  
違後天而奉天時綜于聖之源流考百王之同  
異洋洋美德豈人力也哉爰是用之課吏而百  
職於以寅亮也用之阜財而萬國于以咸寧也  
蓋君心正而後百工釐百工釐而後庶績熙庶  
績熙而後遠人服遠人服而後財用足故曰道  
者所由適於治之路禮樂政刑皆其具也聖王  
建極於上靜天下之才智於性命精微之中使  
夫吏治清民生厚羣黎遍德四海賓服久安長  
治以比迹於唐虞三代之隆者未有不由此也  
欽惟

皇帝陛下

道協參三

功崇咸五

溥如天之德足以有容  
念小民之依所其無逸

東漸西被南諧北燮肇域四海之外來格來王  
左圖右史甲書乙經研精萬機之餘是彝是訓  
歌喜起而邁栢梁藻翰動三辰羲畫堯文上巍乎

星雲復旦

崇師儒而巡闕里典謨垂萬禩周情孔思遠逾去  
嵩岱升中固已陰陽和而萬物得躋斯民於仁  
壽之域耳目齊而心志一納天下於軌物之中  
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而孜孜於官方廉善之操理數精微之學柔遠裕  
民之方臣伏處衡茅思欲攄一得之愚以爲

典朝拜獻者素矣今煌煌

清問實式承之敢不敬陳所學以對揚

休命乎蓋吏治之澄清不可不察其實也理道之精  
深不可不悟其本也足用之良謨不可不經其  
久也伏讀

制策有曰民生之休戚由於吏治之貪廉激揚之典  
數舉其清操卓越者時行拔擢而猶計及於興  
事省成因名責實以求殿最黜陟之當大哉  
王言所以爲興廉計者至深遠也夫古之爲治者必  
其三物六行脩之平日然後升於司徒而授之  
爵故其時卽無非常之才而亦不至有不肖之  
行逮及兩漢猶爲近古吏之廉者輒增秩賜金

康原乙丑  
以褒異之是廉卽吏之報最也後之所爲報最者亦少異矣雖有飲冰茹蘖之操而刑名錢穀盜案之考成又從而議其後是使龔黃卓魯勉爲循良亦有以知其不易也我

皇上加意吏治大計有八法之條舉劾重循卓之選  
間復

命廷臣薦舉清廉特行優擢又慎簡督撫之清望素著者畀之表率是天下之吏皆知廉吏之可爲莫如今日也然而考課之法尚循其舊則吏亦未盡蒸蒸丕變者法莫若寬向之所以考成

而嚴之課行吏果廉雖刑名錢穀盜案之未盡報最不害其爲循良也苟徒三者之稱職而所謂飲冰茹蘖之操且不可問則亦何樂有此脂韋而詭隨者也而又常行廷臣公舉之法使廉吏之上達不必盡由督撫之薦剡則大吏不得扼其進退之權而司牧者皆爭自濯磨以與一旦之知遇矣伏讀

制策有曰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弘之者人物必有理而理有數顯數以理神天人相與之際窮理極數厥有與旨而因求極先天之數以爲殊途一

致之歸此千古傳心之學也夫善言天者必有以驗之人善言理者必有以通乎數天人理數之歸卽太極之體皇極之用也太極爲河圖之中宮自天一以至地十周圍於四正以成五十五有五之數其象從天皇極本洛書之經緯自戴九以至履一縱橫於四隅以成四十有五之數其法依地孔子曰易有太極太極者先天理數之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發明孔子所未發也邵子言皇極而名之經世是其數學又發前人所未發也要之周子主理故於通書言誠邵

子主數故于內外篇言物然誠固理也物亦未始非理也而朱子啓蒙則合理數而言之然臣以爲太極之涵於無極其天地之體乎皇極之建于有極其帝王之用乎靜悟於無極而後會歸於有極則道德爰發爲事功懋建於有極而皆原本於無極則文章適符夫性命惟我皇上洞觀太極之精微表建皇極之主宰闡明河圖洛書之異數而同符省察格物觀物之殊功而一致此以帝王見天地之心而非僅理數之源流已也伏讀

制策有曰聲教遐訖重譯來賓獻琛貢賚貿遷利用  
寔裨民生而思遠致外邦物產以阜吾民此誠  
不可不圖其利而防其弊也古者易關市來商  
旅納貨賄以便民事故四方來集遠鄉豈有不  
致之物產今聲教誕敷車書一統矣海隅日出  
之邦莫不引領而望曰蓋聞中國有聖人焉德  
洋恩溥物靡不得其所則梯航遠集琛球共獻  
固其願也而合萬國之財以利萬國之用豈非  
天子四海一家之象乎法莫若通其貿易而于海濱  
出入之地各置清望素著大臣以鎮撫之而勿  
侵其利稽察其奸倣古關市譏而不征之義則  
遠物致矣且不以有益易無益則貨賄不可以  
不定不以有用易無用則物價不可以不平善  
其防衛以示招徠重其誠信以杜邊釁則殊區  
異域皆懽欣鼓舞而物用以通夫物用以通而  
遠情以遂遠情以遂而享王之盛百世不易矣  
非僅以阜國用實所以壯聲靈也非僅以阜民  
財實所以固屏藩也則尤當加之意也而臣以  
爲三者之中自有本末先後之辨夫洪範一書  
實爲天人理數之宗然其三八政則曰食曰貨

康熙之五和  
三  
曰賓曰師食貨者卽足用阜財之遺意也賓師者卽天工人代之遺規也然則安民課吏不過維皇建極之一端而

皇上惟是體備無極太極之精深以兼綜聖賢帝王之心法天德王道兼而有之則明良自矢其一心球貝永集於萬國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陳元龍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必有厚生正德之

治以綏乂羣生然後物阜民安而有以臻四方從欲之休必有承流布澤之人以廣宣德意然後家給人足而有以享萬世無疆之福蓋億兆之身家寄乎吏治惟大法小廉而黜陟悉協於公心獎厲時超乎常格則吏皆思自奮於功名而循良奏績德澤無不下逮斯民用和樂而覩豐亨豫大之休也天人之感名視乎民心惟柔遠能邇而富庶旣普於遐方利賴可垂於永久則民無不共協于雍熙而感孚甚速瑞應罔不畢集斯運協邳隆而慶天時人事之合也要之

康原之五利  
天下有治人而無治法得其人則法無不善故  
以之肅官方而潔已自足以率屬以之阜財用  
而興利不虞其滋弊聖王有異治而無異道得  
其道則政從此出故以之位天地而盡性即可  
以贊化以之育民物而玉事卽基於聖學所由  
天人交應理數符合而綿寶曆於億萬斯年也  
欽惟

皇帝陛下

雨潤日暄

星陳雲爛

武功大定威加九域而化洽羣黎

文治誕敷光被四方而德洋千載

綜唐虞之道統而日新時敏頒講義以崇正學布  
謨典以煥天章遠邇無不被之光華

接周孔之心傳而拜道尊師錫碑額以光廟廷廣  
繼襲以隆世系臣民誠共由之訓行

元符錫羨而海晏河清共慶版圖之式廓雕題鑿  
齒懾威靈而服聲教者無非奉書秉朔之臣

泰運弘開而年豐民樂猶勤補助於時巡蒞屋花  
村沐恩膏而歌化日者何異擊壤含哺之世固



已地平天成登時雍之盛治內恬外謐行有道之鴻休矣乃猶

聖不自聖安愈思安進臣等於

廷而親策之臣躬居蓬蓽志切經綸思攄一得以為

拜獻者非一日矣矧煌煌

清問實式加之敢不敬陳所學以對揚

休命乎伏讀

制策有曰民生之休戚視乎吏治之貪廉而欲便殿

最惟明黜陟允當正已率屬大法小廉崇獎潔

清以風厲有位此誠

皇上澄清吏治以安兆民之盛心也周官以六計弊

羣吏而長吏為親民之官更何可不慎乎長吏

賢則民安長吏不賢則民不安故安民必先察

吏也然吏之賢否惟憑督撫之舉劾以為進退

臣不知其所舉者果有戶口歲增如黃霸開治

稻田如張堪枹鼓不鳴如董宣好古教化如韓

延壽為民興利如召信臣民愛其德而不欺如

魯恭卓茂者乎大吏為羣吏所表率不問保障

而問繭絲不論撫字而論催科為守令者固已

困於掣肘而不能少自展舒又况請託成習則

實心任事者或拙於彌縫而反致獲展好惡任  
情則樸誠愛民者或踈於邀譽而動輒招尤循  
吏之難爲自昔已然故欲小吏有不變之風必  
先大吏有卓越之操也今督撫藩臬之缺必廣  
諮於衆論上決於

睿裁不可謂不慎重矣

臣

愚以爲其有清操素著砥

節自矢者

皇上親加廉訪察之於平時而拔之於一日遇重地  
需才不拘資格特行簡任則其人蒙特達之恩  
必感激而思奮天下服獎廉之典必震懾而效

忠大臣之持身既潔則情面自無所容秉鑑旣

公則毀譽亦不能紊至守令之內果有潔已愛

民廉行可風者許於常格之外特加舉拔而不

限考成之定例優其超擢以共示鼓勵之微權

則爲吏者自無不欣欣然相率於廉潔矣伏讀

制策有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極先天之數而盡

天地萬物之變化該帝王聖賢之事業欲究殊

途一致之歸

臣

嘗考之曆數稽之往古按之當

今而知天人相與之際有其不爽也夫世積而  
爲運運積而爲會會積而爲元上下數千百年

或以天時而驗人事或以人事而驗天時或有其時無其事或有其事無其時若我

皇上行之以中處之以正發之以仁裁之以義是全乎太極之體用也以老安少懷爲已責以稼穡艱難爲已憂是全乎民吾胞物吾與之公心也知爲生知行爲安行五常具而百行修是全乎誠神幾之聖人也以剛健中和之至德際貞元會合之昌期誠有其事而又有其時者矣邵子曰時不能違天物不能違時聖人不能違物惟時不能違天故天運而必變惟物不能違時故時變而必化惟聖人不能違物故物化而必順今天下寇逆俱已削平邊陲皆已底定府庫皆已修和綱紀皆已整飭教化皆已興行風俗皆已丕變百姓皆已殷阜荒服皆已來臣星辰不忒其序風雨不失其常山川以寧鳥獸咸若何治之隆也要微我

皇上之勵精圖治懋修厥德以感天心不至此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則金甌永奠玉曆無窮可以數而驗之可以理而決之也伏讀

制策有曰通者鯨鯢靜息海波不揚舫航所至商販

通行遠致外邦物產以阜吾民必期區畫盡善  
萬世利賴大哉

王言誠柔遠裕民之至計也夫今日者薄海之外盡  
入輿圖閩廣江浙沿海地方寬弛海禁設官收  
稅小者魚鹽之利可以佐農桑之不足大者貿  
易之饒可以濟財用於無窮有裨民生實非淺  
鮮然而利之所興卽爲弊之所伏舟楫之往來  
或爲豪強有力之所擅稅課之收納或爲奸牙  
蠹吏之所侵縣官無以制其命鎮守相與濟其  
私則利旣不在於民又不在於官誠有不可不

深慮者夫興利必要其成斯利有益於公私立  
法務規其久斯法可垂於永遠臣愚以爲宜嚴

諭督撫申飭牟奪侵擅之令而汛防武弁不得  
干預民事關口課稅不得包攬營私則天下之  
利與天下共之商賈流通而民間有富足之休  
貨財日廣而海內有饒裕之象雖萬世永賴焉  
可也抑臣又聞之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  
又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臣伏讀

皇上典學勤政日躋無斁內外諸臣皆潔已奉公夙  
夜匪懈則用人行政無不協乎天心解慍阜財

無不孚之民隱開上元之景運啟奕禩之鴻庥  
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黃夢麟

臣對臣聞帝王之學法天之學也則帝王之治亦體天之治也法天以爲學而健順之理建極於心陰陽之數默運於世先天而天弗違者三才之所以並位也體天以出治而官方澄叙敬恤民依玉帛來同羣資利用後天而奉天時者四海之所以同風也是故善治民者必課夫吏

善言天者必驗於人善裕國者必柔夫遠何則設官原以牧民必在位者潔已自持秉公率屬斯能大法而小廉盡人乃以合天必在人者窮理盡性彰往察來斯能修道而立教柔遠所以能邇必在外者舟車輻輳商賈懋遷斯能阜財而足國粵自唐虞岳牧疇咨祇此敬授人時欽若昊天<sub>之</sub>旨而作貢者訖九州下逮成周六計弊吏惟是下畏民巖上承天命之心而成賦者遍萬國其時世際邳隆化臻丕變天人交應中外又安其本所學以垂爲治者固實有可大可

久之計而非徒粉飾於文具利賴於目前已也  
欽惟

皇帝陛下

堯天丕冒

禹甸咸寧

止慈止孝以凝符

克寬克仁而御宇

道尊洙泗肅冠裳而瞻拜賜金增秩表聖學於億

萬斯年

德沛江淮偕葭屋以蒙恩省歛蠲租望屬車者千

八百國

撫清寧之景運定樂省方課官選士紀上元於甲

乙允文允武大哉蕩蕩難名

承精一之心傳出經入史左圖右書勤中夜於丙

丁乃聖乃神至矣巍巍莫贊

崇效天卑法地禋祀誠而百神協應來格來饗萃

山川岳瀆之主羣焉震疊懷柔

遠追帝近宗王聲教訖而六服輸誠受球受共統

海嶠日出之邦盡是車書和會固已休徵畢集

理至而數弗能違喜起載賡民安而物無不阜

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而親策以察吏安民之務天人理數之微通商裕民之要臣雖固陋未足仰贊

高深然歐陽修有言曰士患不見用及用矣又曰非吾職不敢言是終無可言之日也况煌煌

清問實式憑之敢不對揚

休命乎臣竊惟自古民生之休戚皆由吏治之貪廉

周官之計吏也廉善廉能所長不同而皆冠之以廉明乎吏之重有守也惟有守則其心必清

而苞苴之私可杜其念必公而偏徇之見不淆

其力必勤而重農勸學循其實其職必慎而月要歲會省其成乃今之察吏者不問清操而但

求政績凡錢穀刑名逃人盜案吏之所考成者俱不係乎民生百姓稱其賢督撫曰不賢百姓

頌其能督撫曰不能則夫撫字心勞而催科政拙者幾何不爲陽城之下下耶漢制以六條察

二千石其二千石有治行者嘗增其秩而久任之或爵至關內侯而二千石復各課其屬吏是

以吏多循良如龔黃卓魯輩史不勝書吏治惟

漢爲最盛故吏治者民命之所由依也而大吏者尤小吏之所由準也則欲小吏之皆廉在有法焉以嚴察乎督撫使之正已率屬上體聖天子安老懷少崇實務本之至意以風示羣僚毋開請託之情毋徇毀譽之議俾一時爲吏者咸知砥礪廉隅潔清自守將上有羔羊素絲之節斯下有從忠革薄之風而又爲之課農桑廣教化定經制別等威故風俗之成至於比戶可封獄訟衰息海內清和咸理凡此皆澄清吏治之效而

皇上所倦倦首及之者也抑又聞之王者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無在不承天意以從事故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伏讀制策有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弘之者人物必有理而理以數顯數以理神大哉

王言天地萬物之變化帝王聖賢之事業備於此矣夫天下之數必本於理理不離乎數而亦不離乎數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其理一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數殊也河圖之數有十而虛五與十者理



也洛書之數有九而虛其中者亦理也乾之理至易而屈伸往來之數則遞嬗而不窮坤之理至簡而盈虧艮坎之數則相推而不息人之理至一而日用事物之數亦因應而無方理不驗之以數則致虛守寂既無當乎精微數不本之於理則讖緯推詳亦無關於變化故理命於天而以數窮理者人之事數出於理而以理制數者人之功

皇上殫心理學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下闡關閩濂洛諸儒之蘊閒嘗講求西銘參考通書於天人性命間揭其要旨曰存誠曰格物夫存誠必先主敬格物務在致知致知者研理之方主敬者存理之實理無不盡卽數無不通庖羲之一畫先天之數也邵子之推算後天之數也準五事以占五行本四德以驗四時則吾心自然之數也理以數顯數以理神人事全而天心應所以雨暘歌時若之休薄海効貢琛之盛也歟夫夏禹定賦蠙珠偕卉服兼收管子持籌煮海與官山並重海利之相資非一日矣我國家自武功耆定以來鯨鯢既靖海波不揚因開

康熙乙丑科  
海禁以裨民生設關鈔以充國用舩航日至琛  
貝恒來甚盛事也獨是往來無數則商賈易以  
生奸盤稅太嚴則彼此難於相濟伏讀

制策所云興利必要其成立法必規其久夫天下萬  
全無弊之策不任法而任人况陸海之藏富甲  
天下曰者閩廣沿海諸邦分遣大臣以巡視亦  
旣規畫咸宜矣特恐奉行未善將利之所集而  
弊以生則所以開自然之利儲不盡之藏上以  
足國下以通商內以裕民外以恤遠爲萬世所  
永賴者惟在慎選賢吏任之而已抑臣猶望我

皇上謹身節用以勵天下之廉隅達化窮神以參天  
下之理數享王來自異域彌殷修德之思貢賦  
達於海隅猶勤異物之戒則察吏而民自安盡  
人而天自合柔遠而邇自寧其學一天之學也  
其治一天之治也調玉燭以固金甌將太平之  
盛事允卜世而卜年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  
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撫御寰區覃敷治化必務本敦  
行厚生正德俾俗尙鴻龐兆人樂利斯庶幾時雍  
風動之上理也朕仰荷

天休纘承

祖宗大業孜孜宵旦期登郅隆念小民之依惟農桑是  
重而猶慮野餘曠土室鮮蓋藏未底家給人足之  
盛將無游惰逐末者尚衆而秉耒耜者或寡與蠲  
租之詔屢下墾荒之令時舉率作興事者素矣其  
果爭趨本業否與行莫大於孝守莫重於廉漢有  
孝廉之科其法猶爲近古自積習浮靡人鮮門內

之行士昧一介之操今欲使束修砥節何道而可  
教化之不興以凡爲士者從事虛名而未敦實學  
也矯僞相扇中於人心咸令惕然知返著誠去僞  
抑何術之從也夫野有醇風斯朝多端士匿情飾  
貌滋長澆凌孝弟力田幸臻美俗其說可悉指與  
爾多士盱衡古今於民生士習得失之數籌之孰  
矣其各抒所學以俾教養之隆朕將親覽焉

臣沈廷文

臣對 臣聞帝王膺圖御宇而綿曆服於無疆也  
必有經理天下之治法以開一代之鴻猷必有

憂勞天下之實政以垂萬年之至計何謂治法  
立綱陳紀建久安長治之規而學校并田釐然  
畢舉者是已何謂實政布德和令成一道同風  
之治而正德厚生燦然具備者是已顧治法之  
立不恃乎法而恃乎行法之治人實政之舉不  
存乎政而存乎敷政之實心有治人以行治法  
則亮工熙載無一人不在承流宣化之中播德  
澤者必思民生何以克底於殷盈司教化者必  
思士習何以克臻於醇茂贊襄勵翼皆體無逸  
之王衷以與爲經緯王道之所以光昌也有實

心以行實政則敷化寧人無一事不盡端本澄源之道播德澤者必實有以躋民生於仁壽司教化者必實有以勵士習於雍和振動恪恭悉本至誠之主志以與爲昭宣王猷之所以敦裕也解慍阜財之治菁莪棫樸之休端在今日矣  
欽惟

皇帝陛下

兼三出震

御六乘乾

止孝止慈允矣萬邦惟憲

克威克愛恢乎四海爲家

紹于聖之精微禮樂詩書覃敷講道崇儒之化同兆人之憂樂東西南朔時沛蠲租宥罪之仁建有極而綱紀四方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巍蕩難名猶且左圖而右史

單厥心而股肱一德汝翼汝爲汝明汝聽法廉交飭不忘夕

儆而朝咨固已登三成五而躋世於時雍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康熙戊辰禾  
廷而諮以鴻龐樂利之原務本敦行之實也雖古之  
懸輅設鐸何以加茲臣讀古人之書慕古人之  
行事竊有志於當世之務惟恐學焉而不得言  
言焉而不得達今者幸承

清問敢不俯竭愚誠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乎

臣

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太古之

善爲治者必使地無遺利而後農桑衣食之原  
以開必使人無遺力而後耕耘收穫之道以盡  
蓋多一逐末之民卽少一力田之民也多一游  
惰之民卽少一率作之民也野有石田而不墾  
是棄利於地也田有豐草而不芟是委嘉穀於  
草莽也主伯亞旅之儔無一人之不勤厥業則  
播種以時而不致以游手坐食者遺憾於生成  
園廛漆林而外無尺土之不歸於疆理則汙萊  
盡闢而不致以土地荒蕪者自弛其職業其在  
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言乎地之無遺利而人之無遺力也伏讀  
制策有曰蠲租之詔屢下墾荒之令時舉此誠如天  
之仁愛民無已之盛心也然而奉行者或未盡  
其道則上澤之不能下逮下情之不得上達者

多矣是莫若責成於守令守令者親民之官也  
 守令之勸課勤則民樂其業而趨事者必眾守  
 令之董率嚴則民畏其法而惰業者自寡但使  
 守令各以重農為心則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之  
 治可幾也何慮蓋藏之不厚歟然而墾荒之令  
 則尤在緩其起科之期而寬其隱漏之罰起科  
 之期緩使民得以優游盡力而利先在下利先  
 在下而願耕者不戒自孚矣隱漏之罰寬使民  
 得以次第開報而吏不得緣以為奸吏不得緣  
 以為奸而隱匿之弊可清矣由是地無或遺之  
 利人無或遺之力百室盈而婦子寧足民以裕

國道孰有要於此乎若夫古之勸士者有三物  
 六行之陳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戒休董威之具  
 使之浸淫於道德仁義之中沐浴於鼓歌絃誦  
 之內猶且百年而化成焉故其時之為士者咸  
 欣欣然有樂於為善之思力行不倦而無自棄  
 之意處則有砥節礪行之修出則有安上治民  
 之畧蓋其所務者實學也其所恥者虛名也而  
 今之士異矣所徇者聲華而門內之實行不講  
 也所慕者富貴而躬行之體備不修也所矜者

結納而居稽之本務多疎也當其未遇則所憂者在功名而不在學業及其既遇則所求者在利祿而又不在于功名蘇軾曰上以名求之下以實應之若上以實求之而下以名應之其可乎然則爲士者從事虛名而未敦實學誠有如聖制所云者於此而欲大去其積習鼓勵於將來則必有以一其趨向而勵其志氣俾爭自濯磨以自奮於闇修篤行之途而不入於浮僞苟且之習此其責在學臣與教官夫學臣與教官之設所以爲士習計至詳且切原不徒以文章重也夫亦因言以考行據詞章以徵性術焉耳使徒求之以文章已失造士之初心至并不問文章而徇情面通賄賂更有不可言者矣卽如士行之優劣每學各列一人上之學臣以示勸懲其法甚善而其弊也或執一人之愛憎或徇俗口之悠悠未有能得其實者然則爲善者何以勸爲惡者何以懲乎伏讀

制策有曰行莫大於孝守莫重於廉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故移孝可以作忠周禮以六計弊羣吏而皆先之以廉是孝與廉豈非立身之大節



而人品學術之所由分乎臣愚以爲孝廉之科  
行於昔者未始不可行於今也

國家以科舉取士三年而一選其得人爲獨盛則  
科舉之不可廢也明矣宜令所在教官每年各  
舉至行可風清操足尙者一人而聞之於學臣  
學臣核其實而達之於禮部禮部序其名察其  
素行之尤著者而以聞於

皇上如果卓卓可稱足以爲世坊表則授以師儒之  
任使之振興士行其餘不盡用者亦加褒美以  
示鼓勵庶士以實行爲重而不驚虛名矣乃臣

以爲治法之必恃有治人實政之必本於實心  
者何也

皇上以愛養百姓爲心而諸臣不能體此心以盡愛  
養之方其澤必至扞格而難施

皇上以鼓舞士風爲心而諸臣不能體此心以盡鼓  
舞之道其化亦必因循而未洽惟在諸臣洗心  
滌慮以

皇上之心爲心而不徒循一日之虛名以苟貪祿位  
則治法立而實政修以厚民生至順也以端士  
習至正也推此而遠至邇寧丕基於以鞏固焉

體國經野垂裕於以永久焉我

國家億萬年之業傳之無窮矣臣草茅新進罔識

愚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查嗣韓

臣對臣聞帝王統馭區宇建不拔之業必有厚生利用之原以立萬物之命必有砥行著誠之實以正萬物之趨其事在重農其要在勵行其實在立誠本率作以裕斯世之蓋藏則天施地生重本節用而盈寧康阜之俗成敦廉節以屬

斯世之浮靡則行端揜正志潔履芳而登龐淳固之氣集六合之大被潤澤而慶豐美四海之內歌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達凡以此也夫本業修則民志定人以耕鑿爲業故含哺鼓腹出作入息民不期厚而自厚也教化立則士習端戶崇孝弟之行則興廉崇節著誠去僞行不期成而自成也閭閻之內熙熙皞皞如日用飲食之自適其性焉而不自知庠序之內敦詩說禮皆性情學問之相爲融焉而無所強是以大化翔洽人慶邳隆此豳風無

逸所以為王化之原而戶有可封之俗士多闕  
修之學卜世卜年億萬禩之民風士習所以端  
也欽惟

皇帝陛下

剛健握符

中和建極

星陳霞燦際昌期而泰運弘開

秋肅春溫秉睿鑒而離明遍照

功高奕世煥堯文合舜孝勲華並協如日月之麗

中天

學冠百王闡經術表儒宗道德長流若江河之滙

大海

恩膏沛而潤徹乎花村葑屋蠲賦除租戶慶豐年

樂土不識不知之衆猗歟蕩蕩無名

聲教訖而化行乎鑿齒雕題獻琛納貢人忻就日

瞻雲來王來享之誠允矣洋洋無外固已參天

而贊化固已咸五而登三固已太和在宇宙固

已百貨可極而四靈為畜矣臣伏處衡茅每思

上荅

聖主矧承

煌煌清問敢不略陳鄙見乎伏讀

制第以野餘曠土室鮮蓋歲未底家給人足之盛爲念此誠堯舜其咨其儆之心而視民如子之意也今夫國家之重農也貴其本也重農則樸樸則外好不入而制用有節外好不入故沾體塗足之餘于耜舉趾之外更無足以分其業制用有節故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九年耕則餘三年之蓄夫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用有節而備先具也

皇上子惠元元蠲租賜復之令屢行於家給人足之餘近自幾甸遠至滇黔巴蜀之境乃至三秦則以蹂躪之後而有蠲三吳則以輸將供億之後而有蠲小民之沐浴膏澤歌咏勤苦者已有年矣然臣以爲今日之事墾荒與勸農非兼行不可蘓軾曰天下之民多偏聚而不均西北有可耕之地而人嘗不足東南有可耕之人而地又嘗不足是人與地兩處不足之數也今日之曠土或不止西北矣吳越之民相聚而處無可棲息而淮泗之間且有未耕之土况其他乎其道莫如使人自爲墾戶自爲業數年之後始定賦

式以爲征歛則人樂從昔龔遂治渤海使民賣  
劔買牛賣刀買犢今豈遂無其人也陽城爲治  
勸課農桑民咸樂業今豈遂無其治也然則重  
農務本亦惟責之守令而足矣今之爲守令者  
誠體

皇上崇本抑末之意以率其民則襁褓之衆將不勸  
而自勤而何至有遊惰逐末之患今之百姓誠  
見有司慇懃勸課之意而力其業則耕夫蠶婦  
方鼓舞之不遑而敢辭三時作苦之勞臣嘗讀  
爾風至三之日四之日乃至築塲納稼朋酒羔

羊蓋其時力田之餘已深忠愛之志而風俗之  
淳美從可知矣自勸課不行至於地不加墾民  
不樂業由吏未皆務而從事者寡也且

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植而功不興是吏奉行不力而  
勸民不明也不然何以趨利逐末者多而力耕  
鮮耶細大之務責之守令之勸課而本計厚矣  
本計厚然後可以興民於行而敦廉尚孝之風  
著矣漢世孝廉之科與力田而並設爲其相因  
也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孝則自愛其  
所生不失言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足於人皆

所以荅親也而動必循禮人無畸行矣廉則志  
絜志絜則卓立自好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  
取人而砥礪必嚴操行必謹矣

皇上以孝治天下以廉礪庶司海內之人亦既蒸蒸  
向化然而浮靡之習或未盡去臣以爲民不難  
興行亦視乎所尚耳誠設孝廉之科以示興行  
之意憑之以鄉里之選而懸之爲爵賞之途則  
修行者出矣不然

皇上蒸乂之化格於萬物而臣民之衆寧不思無忝  
所生

皇上砥節之意著爲教化而廉潔之操未克人人自  
勵將所謂沾濡德教者安在乎士學之矯僞則  
虛名之爲累也聖賢垂教始於立誠成於實學  
今或以浮辭擅淹雅之譽或以虛聲爲弋獲之  
階以爲風流儒雅足以擅當代之望而考其實  
學其不堪自問者何多也登高而能賦未必符  
乎身心道德之歸見物而知名或難語於居敬  
立誠之實以爲名之所在我爭趨之耳遑計其  
他乎不知積之厚者其流光蓄之深者其理裕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惟誠故也且夫立誠者學

術之本也學術者人心之閑也行聖賢之行服  
聖賢之服誦聖賢之言而心非聖賢之心則吾  
不知其所學者何事乎以學人君子之名居身  
而或至抱愧於愚夫愚婦無他此僞而彼誠也  
以大廷昭質之一行一言而或不可以對衾影  
屋漏無他誠可安而僞不可安也六經之書垂  
於萬世非以爲文也亦以著誠而去僞也其道  
仁義禮智其行忠孝節廉其人君臣父子昆弟  
夫婦其爲事至實其爲理無僞也是故學以爲  
已則精而嚴學以爲人則公而普學以爲天下

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若是者皆實學也皆誠所  
爲也是故欲敦實學先絕名心欲求存誠先去  
僞習則士行端矣抑臣更有進焉古者士民並  
重故農桑學校皆爲考績之要臣以爲宜以農  
桑考守令而責成於監司督撫以學校考師儒  
而責成於督學俾家喻而戶曉月校而歲察則  
民興其業而雍熙康阜之治成士勵其學而博  
通淵懿之業就遊惰者皆爲力作矯僞者返爲  
恪誠民風士習之本無踰於此矣臣草茅新進  
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臣張豫章

臣對臣聞帝王之膺圖御宇而垂裕萬年也必有深仁厚澤以全天下之樂利亦必有至德要道以範天下之心思故民生以遂而士習以端其所以宜猷布化善俗阜民者不勝舉也然莫不有其本焉本在於養民則所以養之者無不至而猶恐民生之未遂使一夫未獲其所不敢安也本在於教民則所以教之者靡不備而猶恐士習之未端使舉世未歸於醇難自巳也夫

惟於盈寧之日而謀其久安長治之規則何者爲重何者爲輕俾天下曉然於重本抑末之意而後利賴洽於四海亦惟於仁讓之朝而示以整齊畫一之具則若者宜崇若者宜黜俾天下隱歸於返樸還醇之學而後政教垂諸奕禩古之聖王知其然故所以課民者非一事而不以先於農務謂農者萬民之基也所以取士者不一則而不以先夫力行謂行者文學之原也本得則事無不舉於以尸登康阜之休人盡貞良之選上下交孚而天休游至收實心實事之效



焉非僅粉飾致治而已也欽惟

皇帝陛下

景運肇開

弘綱獨攬

精誠孚格紫壇之霈澤常濡

大孝尊親玉几之徽音永慕

重師儒而敷文教日星炳麗上接堯文羲畫之淵

源

授方畧以定武功河海晏清大曠禹甸周原之疆

索

睿慮惟民依是念頒行肆赦蠲免田租罔不遠懷

而近悅

溫綸謂吏治當先超擢循良嚴懲保舉行見大法

而小廉固已萬里向風百靈效順躋斯民於仁

壽之域納天下於軌物之中為古今所罕聞史

冊所未覩矣乃猶進臣等而

親策之孜孜以民生士習得失之數下詢誠教養備

至安愈圖安之至意也臣伏處衡茅有懷欲吐

久矣敢不攄其芻蕘之一得以對揚

休命乎伏讀

制策有曰小民之依惟農桑之重而猶慮野有曠土  
室鮮蓋藏因念及於遊惰逐末者衆而秉耒耜  
者少欲令之趨本業而就懇荒仰見我

皇上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予天下以家給人足之  
樂洵萬世一時也臣以爲古之農難今之農易  
古之農非僅載耜載耘已也餘力則橫經隙時  
則講武故秀者可以升於朝而簡車莧乘卽以  
充戰陣之任今則安於畝畝已耳然使之安于  
畝畝而皆以自食其力終歲而營之乃終歲而  
享之無非分之獲故妄意不生無助長之功故

息心以俟可以興天下禮讓之原可以杜天下  
兵刑之氣農顧可忽乎哉其忽夫農者則必自  
逐末始矣搯竒贏之計仰有拾俯有取乘堅刺  
肥自以爲智且百倍於農人而先王顧無取焉  
謂民之患在棄徙恒業而輕去其鄉農者民之  
恒業也農之子恒爲農亦可以不愧其祖父自  
逐末者多而子弟且以務農爲恥謂耕之外尚  
有事也抑知相安日久卽爲游惰之階哉夫游  
惰之罰於古最嚴而服賈者不得乘車衣縞亦  
所以抑其氣而返其習豈無說哉誠能使四民

之中知商賈之爲賤而農之爲貴則相率而趨於耒耜矣爲今日計墾荒之說不可不講也夫滇黔楚蜀以及江淮豫粵之間其曠土亦多矣或以戶口稀少而不得耕或以牛種未備而不能耕或令投誠者屯其地究且鳥獸散矣有墾之名而無墾之實或令司牧者董其事亦或因緣爲奸有墾之害而無墾之利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曰因民之力任地之宜緩其升科之期優以褒獎之任使近者踴躍以從事遠者亦匍匐以赴公貧者無牛種之虞而富者有功名之路則數年之間天下無不耕之土田而公家所入亦無筭矣臣竊謂蠲免者一時之計積貯者萬世之謀我

皇上於帑藏充盈之時軫念民生疾苦蠲租之詔遂屢下焉由幾甸而達鄖襄已荷

湛恩之汪濊而秦關吳會其所蠲者且數百萬歷觀史傳有如是之浩蕩者乎先事而謀豫備臣固將以墾荒請也今

清問實式臨之敢不以臆對然必有實心任事之臣親履其地經理其費務使弊絕風清而小民享

其利司農裕其藏卽有凶荒民以無恐謂非重農者之成效乎則養之道庶乎可矣伏讀

制策有曰行莫大於孝守莫大於廉漢有孝廉之科其法猶爲近古自積習浮靡人鮮門內之行士昧一介之操今欲使之束修砥行著誠去僞所以勵臣節者意良厚矣臣以爲人臣事君必有大本大原克自謹守而後可以策名天府流譽當時故明發不寐爲移孝作忠之基簞食豆羹卽取予貪廉之辨占之人或捧檄而喜或親在不以身許人其立意或有不同而歸於孝則一

古之人或鋤金而勿視或四知以自凜其砥行不必盡合而歸於廉則又一要之其所謂孝者廉者皆以實而不以名也實有以事吾親則精白勿欺勞而罔怨他年之服官視此矣實有以明吾志則不見可欲淡泊自甘天下之氣節出此矣孝也廉也非士習所並重者乎然卒難以信今之人何也今人之學多僞而少誠孝不可以僞爲也州閭族黨皆能言其是非廉亦不可以僞爲也天地鬼神實且鑒其幽隱使有至行清潔見稱於世者不可謂非矯然絕俗矣而或

康熙八辰科  
有其體而無其用勵於始而鮮有終則必實意  
之未將耳我

皇上躬行至孝以倡率羣僚錫類推恩宜皆有不匱  
之思矣而興於孝者何以不多見也又我

皇上澄叙官方以知足示誠獎廉懲貪宜各有自見  
之地矣而興於廉者何以不卽見也黨庠術序  
未嘗不以此爲教進退黜陟未嘗不以此爲程  
而於根本之地暢然無憾者實未易得見以立  
之者未豫也今誠於取士之法學行並重則未  
出而圖吾君先入而孝吾親矣曾閩之中豈必

無龍夔乎誠於察吏之道廉潔爲先則方正者  
皆登上考而逢迎者無所施其技矣聞風感慕  
有不指水以明心者乎蓋下之人心非盡不可  
挽回也欲使之興孝則內外官之以歸養請者  
宜隆其恩而寬其例欲使之興廉則宜令百官  
之自奉與往來交際先出於儉亦所以清其源  
而絕其流也崇實黜浮非今日之要務哉則教  
之道庶乎全矣臣以爲三代而下爲治之道純  
雜相半故教養罕臻其至惟我

皇上本之一心勤求無已厚生正德視古爲加於以

登鴻龐之治享樂利之休陰陽以和風雨以時  
歲書大有比屋可封亦易易耳蓋天下未有積  
功累仁興行善俗如斯之久者而又剛健以  
行之優游以俟之雖古聖奚讓焉臣草茅新進  
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撫御方夏文德聿修武功  
克詰是以遐方率服庶績咸熙川嶽効靈永奏平  
成之治甚盛軌也朕誕

**眷**

命式纘丕基夙夜孜孜勤求化理念經術所係涵養  
德性典起事功必講貫淹通始可措諸實用漢唐之  
箋疏宋儒之訓詁繁簡得失義蘊精微可得而悉  
指歟薄海內外凡聲教暨訖之地既同歸怙冒之  
中則懷柔遠人所以撫綏安全俾其永霑德化者  
何道而可至於疆圉敕寧兵農和輯慎固封守王  
政所先其廣儲備勤訓練以爲久安長治至計抑

何術之從也比年河工修濬漸底安瀾何以使隄防永固漕輓迅通雖有淫潦巨浸恒無泛濫之虞運道民生咸有攸賴其熟籌之爾多士離經辨志學古入官盱衡世務講求素矣各抒所見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臣戴有祺

臣對臣聞帝王奉若天道而垂裕萬世也必闡千聖之遙源而後有繼往開來之學必立百王之大法而後有遠至邇安之功是故大義微言紹其傳撫循綏輯大其化文治武功詳其制乎

天成地著其猷以端學術至隆也以操治術至廣也以六府三事之修布親賢樂利之治羣黎百姓無不徧之澤也以宮府一體之情成上下相維之勢英謀偉畧無不振之威也以行所無事之意施疏濬利導之方則壤成賦無弗奏之績也蓋表彰正學探其奧蹟悉其異同使常道正法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而不徒求之於章句文義之末此卽古帝王所以端治天下之體建立弘休酌其經制定其規模使治化治理有兼綜條貫之宜權衡刻量之實而不自安

於近功小利之謀此卽古帝王所以昭治天下  
之用體立而用行所由唐虞三代之君學以爲  
治不下階序化行若神遐邇率俾功成治定也  
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睿知

文武聖神

沛必世之深仁前民建極

懋重華之至德纘緒凝休

論道進三公左圖右史隆講學崇儒之治

錫福弘兆姓西被東漸廣蠲租解網之恩

定大猷以救寧干羽舞而萬邦瞻如雲如日之儀

聲靈與雷霆同其震肅

持小心以保泰政教敷而四海覩惟敘惟歌之化

德澤與雨露協其淪濡固已接上古之心傳固

已創奕禩之絕業固已湛恩普於域中固已淑

問揚於疆外維

國祚於苞桑之固廣積儲於克裕之猷學繼唐虞

功踰三代可不謂隆焉乃猶

睿念無已望道未見求治彌殷進臣等於



廷首詢之以經術而繼及乎世務臣之愚陋何足以知此雖然

清問下逮固將採而擇之也董仲舒曰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王心加之意而已臣以爲經術之要無踰於此司馬光之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謹微五曰務實臣以爲世務之要無踰於此而所謂經術者殆亦不外是焉恭惟

制策有曰經術所係涵養德性興起事功必講貫淹通始可措諸實用臣謂今日經術之弊正在不

能見諸實用耳夫古之所謂經術者內之究天人之故其學可以盡性而養心外之審家國之機其道可以澤民而致主茲則不然上以文辭課天下而其要在乎明義理下以章句率後學而其志在乎躐功名無怪乎童而習一經白首而不知所以爲用也崇尚實學痛革虛浮斯其弊自去矣若乃漢唐之箋疏宋儒之訓詁蓋皆有功於六經而其爲繁簡得失則亦有可得而言者漢唐之治經也往往詳於名物故其取材也博宋儒之治經也往往專於理道故其研悉

也精然闡揚已絕之緒惟諸儒功牴牾往聖之  
言亦惟諸儒咎繁簡相殊得失互見

皇上經筵日講次第舉行極深研幾以明其義博綜  
推致以窮其蘊守約握要以致其精探幽索隱  
以盡其微內聖外王之學體之

皇上之一心有餘矣且夫帝王以學治者也非以治  
學者也古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其君臣誥誥誠  
於一堂之上者皆其所以爲學者而已今者薄  
海內外聲教暨訖之地同歸恬冒之中誠有如  
制策所云者臣竊觀今日之天下道德旣一風俗旣

同歸往愛戴之念徧乎智愚聞風慕義之誠無  
岐遠邇此保治之天下非求治之天下也則所  
以撫綏安全俾其永霑德化者誠安可無其道  
歟其道何由亦惟育之以仁廸之以義廣民胞  
物與之施以恤之立紀綱法度之準以範之使  
之沐浴歌咏向化輸誠無一事之不周無一夫  
之不獲書曰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罔不率  
俾此道得也夫古昔之世軍農不分儲蓄自備  
井牧溝洫卽軍需供億之資比閭族黨卽伍兩  
軍旅之法此所以爲王政之所先而久安長治

之至計也茲欲廣儲備勤訓練臣以爲此無他  
在得其人以寄其任而可也制其田里教之樹  
藝興勞來安集之功建開墾屯田之制嚴兼併  
侵漁之禁以成豐亨豫大之謀此古所謂萬世  
之計而非所語於終歲之計也以廣儲備寧外  
是乎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訓練之術所從  
來久矣然臣謂訓練之要征伐擊刺其小耳五  
步七步其末耳惟夫爲將帥者能整約束以定  
軍制禁抄掠以安民生明大義以激人心鼓忠  
勇以奮士氣則三軍之衆無不一以當百以是

臣定四方柔遠能邇之績昭焉而疆圉教寧者  
此也以是又安兆姓撥文奮武之治具焉而兵  
農和輯者此也以是保大定功長駕遠馭之畧  
存焉而慎固封守者此也臣謂今日之天下爲  
保治之天下者夫亦不出乎此而已矣若夫  
國家之積貯咸輸運於東南治河之策往者言人  
人殊顧或屢決而屢築且旋築而旋決此昔人  
所以有治河古無善策之說也而比年河工修  
濬漸底安瀾非我

國家景運之隆

皇上平成之治足以功高神禹者乎而制策復惓惓於隄防永固漕輓迅通欲使恒無泛濫之虞以爲運道民生之攸賴也臣聞之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莫若慎選清望大臣如徐有貞劉大夏潘季馴之流重其事權專其職業聽其便宜無俾有掣肘之虞久其委任弗循乎遷轉之格責之者重則事之旁貸無辭而推諉游移之弊絕任之者久則河之情形自熟而疏濬開塞之咸宜將見日覩輸將之便坐收紅朽之腴庶幾酒漿珮璫與心膂而偕來乎凡此數條臣敢

因

聖策而盡其愚而要之闡千聖之遙源以爲繼往開來之學立百王之大法以爲遠至邇安之功古帝王皆由乎此而卽

皇上之奉若天道垂裕萬世者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吳 昂

臣對臣聞聖王之御世也必能明天下之大道建天下之大畧立天下之大計定天下之大功

闡絕學於千古折衷羣言進退百家此天下之  
大道所由明也大一統於無外威無不懾德無  
不懷此天下之大畧所由建也保長治於無形  
武備不弛國儲日裕此天下之大計所由立也  
拯斯民於昏墊績比隨刊瑞符清晏此天下之  
大功所由定也然其爲之有本末施之有次第  
故王者之治天下必先有以養成天下之人材  
而其所恃以養成天下之人材者必歸之於經  
術經術旣明則人材蔚起事功日興其聲教自  
近而及遠薄海內外罔不臣服而撫安綏懷之  
計可以講求而日精矣其國計有備而無慮養  
威蓄力不事張皇而足兵裕食之策可以謀議  
而日修矣其奠定自上以及下民生樂業莫不  
阜康而成天平地之績可以永久而不廢矣此  
固非徒寓意文辭補苴一切者之所能知也已  
欽惟

皇帝陛下

睿謨天授

景運日新

攬被弘綱不息協乾行之健

成茲久道重輝普離照之光

學遜敏而乃來先聖昔賢切美牆於廣厦細旃之

上

政惇大以成裕紹王配帝登民物於春臺壽域之

中

布汪濊之恩膏農皆殷盈兵皆飽騰罔不遠安而

近悅

建蕩平之福極官思恭協吏思循卓行見大法而

小廉固已文教武功編之乎詩書之册而最盛

治成化洽進之乎唐虞之代而加隆信非衆庶

所能名言涓埃所能裨益者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而親策之臣伏處衡茅嘗欲求聖人之道於遺

經之中而其於當世之務亦嘗盱衡時勢思有

所効於天下久矣矧煌煌

清問實式臨之敢不摠其一得以對揚

休命乎伏惟

制策念化理之所由惟經術之是賴欲以涵養德性

之資為興起事功之助因就漢唐之箋疏宋儒

之訓詁考其繁簡較其得失此臣所謂明天下

之大道者也夫漢承秦火之後正學漸滅其時之儒者用力苦而成功勞其失也則鑿唐沿六代之餘辭章並與其時之儒者構思華而取材博其失也則浮宋儒輯累代之微言闡先聖之奧旨其用意甚精而有時言理而遺事其見道甚正而有時近質而少文由此言之其繁簡固自不同而繁簡之中又未嘗不各有得失也然臣謂箋疏訓詁之分各因其時而服習講貫之方亦各有所重夫六經之富浩如山海惟人所取皆遂其求唐以前適當荒畧之初難遽舍博

而言約宋以後正當詳明之日遂可由粗而及精今欲求義理之淵微當首以宋儒為主不主宋儒則博而寡要拘而不神經術之立身行己修齊治平者不可得而幾也欲綜事物之富有當兼以漢唐爲斷不兼漢唐則物或不知其名器或莫舉其數經術之博洽多聞參互同異者亦不可得而幾也

皇上聖學高深倡明道術兼綜而條貫之所以興起事功者信非淺鮮矣伏惟

制策念聲教所訖之地皆同在怙冒之中求所以懷

柔遠人必欲其永霑德化大哉

王言自古及今所謂容保無疆者有如是之盛者乎  
此臣所謂建天下之大畧者也竊惟王者之於  
遠人不難於懾之以威而難於綏之以德不難  
使一時服其震疊而難於百世格其心思蓋懷  
草薶禽獮之謀者事決於一舉擴兼容並包之  
量者計出於萬全

聖神在御八荒嚮風小有不率旋歸化育而猶惓惓  
圖其遠長則凡漢唐以下區區駕馭之術舉不  
足爲

皇上進矣傳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蓋有並生並育  
之大度而後覆冒者弘有修名修意之虛懷而  
後感孚者遠有養威不試折衝千里之筭而後  
遐荒凜咫尺之嚴有厚集不傾指臂一身之勢  
而後伏莽絕窺伺之念則所以撫綏安全之策  
亦庶乎其全矣伏惟

制策因疆圉之枚寧思封守之慎固加意儲備訓練  
之計以爲久安長治之基此臣所謂立天下之  
大計者也自昔承平之世兵革不試府庫克盈  
或以無益之費耗其財或以銷鋒之說疎其衛



獨我

皇上恭儉成性聖武布昭所謂廣儲備勤訓練者殆無遺議矣今乃已安而求安當思不用而可用廣屯田營田之議以足軍食講攻駒蒐乘之法以繕軍儲養兵者豐犒而鼓舞之尤當戒其不節之費捍圉者申令而振作之尤當籌其持久之方考其事雖出於習聞計其功或難於實踐誠能謹修而力行之將收寧之休不永垂於千載乎伏惟

制策念河工之修濬漸底安瀾欲漕輓之迅通永無

汎濫此臣所謂定天下之大功者也竊以河工之大要恒不越乎二端一有萬世不易之防一有隨時救敝之法萬世不易之防在乎審全河之勢不拂下以就高不挽強以敵弱隨時救敝之法在乎察遷決之情或因決以爲疏或移彼以順此審全河之勢者在任事之臣不貪目前苟且計必以久遠者要其成察遷決之情者在任事之臣保惜今日成效事不以紛更者敗其績况我

皇上聖德感孚三靈協順而又慎簡河臣旁謀衆議

康熙辛未科  
裁以獨斷求其萬全民生運道胥歸底定又何  
淫霖巨浸之可虞也歟凡若此者道莫重於明  
經術畧莫大於安遠人計莫切於牖戶之綢繆  
功莫弘於山川之奠麗有以知

皇上崇儒好學之意遠邁於百王持盈保泰之謨久  
垂於億載矣抑臣聞之自三代以下治所以不  
及古者其臣徒守章句之文不經術之是務也  
今

制策首從箋疏訓詁考其義蘊精微則所以養成人  
材之具莫大於此而凡

國家安遠固圉興利除害之事亦莫不本諸經術  
以大其敷施則中外禔福民物胥康矣臣草茅  
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黃叔琳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御天下而昭休問於無疆  
也有大中之極以光明萬世則道修而教遠有  
至德之符以奠安六合則外治而內寧蓋禮樂  
文章淑身之道也然必斟酌盡善有以闡發前  
聖之心思而躬行始益臻於美備紀綱法度經

世之規也然必範圍無外有以輯寧天下之生  
民而化育始益衍於不窮是以政本於學爲能  
原宥密於一心純修實踐以立訓行之準而又  
集賢講道較定儒先之論議俾石渠天祿奉至  
正以折衷則雷同附會之說自難擾夫敬慎之  
王衷所以弘文而接聖教之傳也治及於遠爲  
能殫憂勤於宵旰保治思安以擴覆載之量而  
又分猷宣力簡任在位之賢能俾海宴河清奏  
平成以永賴則綏安底定之休自常見於光昌  
之盛世所以敷德而著王靈之溥也夫仰大化  
於已敷之後羽翼大道千載維新沐深仁極盛  
之時攸莫斯民萬方有慶莫或隆於此時者矣  
欽惟

皇帝陛下

位尊離照

體協乾元

裕聰明睿智之資享玉帛於千八百國

立蕩平正直之則集升恒於億萬斯年

重道崇儒由洙泗而濂洛關闕或額或碑日月常

昭於奕世

愛民惠下自畿輔而青徐兗豫爲蠲爲賑雨露普  
灑於窮簷

嚴黜陟之大權而分官命職相與吁咈若唐虞已  
見盈庭奏績

念蓋藏爲本計而教稼勸農務使菽粟如水火行  
看比戶成風文教固已覃敷武烈固已丕揚遐  
邇固已戴德川嶽固已効靈洵盛隆之極軌也  
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而諮以經術之源流練兵治河之要策誠明目

達聰之盛事矣臣草野伏處久志所學而欲獻  
况煌煌

天語寶式承之敢不抒芻蕘之淺見以仰答  
清問於萬一乎伏讀

制策有曰經術所係涵養德性興起事功必講貫淹  
通始可措諸實用有以知

皇上倡明道術至意也夫帝王之業雖在設誠而致  
行之而要其斷然行之而可守者亦在知之明  
而講求經術者素也深宮之中夙夜孜孜務詳  
所以統紀萬事之具使其志氣清明事理洞達

而後吾之所爲果確中乎其事之當然然則經術之關於用也顧不重哉乃若漢唐之箋疏宋儒之訓詁其繁簡得失義蘊精微之故皆不可不求詳也漢興以後古文始出精意無傳學者大都於殘缺失次之際自爲專門名家之學或則畧言其旨概而非必其詳說之也或則綜核夫典故而非必其精言之也於是奇而不可爲經者矣詭而致妨於正者矣勦襲附會而不可爲典要者矣毛鄭之傳箋疏之學雖較勝他家言要亦網羅舊聞自成一書可也宋儒雖涉

訓詁體然祇以發明經解推求昔聖賢之蘊奧而止文采詞章之才無所用之格致誠正以逮齊治均平之事詳哉其言之也然而指歸不無異同意見或以各出後之儒者乘間抵隙指瑕攻堅紛紜未已將何道以折衷哉惟曰博求明辨以觀其繁簡得失而約而得其義類之所存則於以貫通經術措諸實用重有賴也至若國家不可無禮樂修明典章勤宣內事聖王所以修文而布德國家又不可一日無兵戎張皇六師撫寧方夏聖王所以建威而銷萌夫海內承

康熙三十一年  
平日久宗社之安固於磐石天下將習於文教而漸忘武備此我

皇上撫疆圉而以慎固封守爲念也

聖天子德威所播亦旣無遠弗届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誰不同歸恬冒之中然而有一方之未蒙其澤一夫之或失其所臣有以知我

皇上如天好生之心皆不忍置之度外者也罔非百姓罔非赤子皆所欲生養安全以登之衽席者也宴安旣久猶不忘危及今日而廣儲備勤訓練正可從容而籌畫也德之所敷罔不暨訖而

弘仁厚澤務使僻壤之民咸遊化日焉威之所及罔不承流而赫聲濯靈務使窮荒之地共載天威焉亦惟以時練其士卒之技勇而於其才且能者而加異使之欣欣焉樂見其長而不敢爲積玩偷惰之習更簡法令森嚴之將以約束而鎮撫之庶幾兵不用而勇敢之氣常足國無事而戎兵之備不弛此久安長治之要術也若乃國之大本在積貯積貯之本在東南則河漕一端類非一人之所能致力者矣轉輸之事視河道之利便而轉輸不得其道則資夫河者卽

身原 辛未 和  
以爲病於河修築之事爲轉輸之要圖而修築  
不以其時則濟夫漕者卽足以爲病於漕未有  
不責成河漕諸大臣俾協力以期共濟而能有  
補於國運民生者也近者河工修濬漸底安瀾  
飛輓行見如期兆民固已幹止乃猶爲久遠計  
思所以永無泛濫之虞者伏讀

制策有曰運道民生咸有攸賴於以見  
睿慮之周也往者河流告潰洪濤巨浸一瀉千里上  
而歲漕輓運以淤塞遣期下而閭閻產業以衝  
決致患會不惜數百萬金錢以疏通國運奠定

民生遲之數年未見底績致煩河漕諸大臣憂  
旣幸有以致平成之福當常謀夫利樂之休莫  
若定歲修之制時有以疏通之時有以開築之  
夫卒然潰決而謀未必效之功與夫及未潰而  
保之以無虞其費孰多其利孰便雖然河運之  
淤塞河臣之責而轉輸之遲速則司漕責也當  
此春夏之交雨澤尚鮮之時誠宜督司漕之臣  
先期催趲過淮抵通以防夏秋靈潦巨浸之患  
此亦預備之一策也又洵虞漕運之不克如期  
而河工日勤諮議也哉我

皇朝通志卷之九  
皇上右文致治勤求聖學既有以倡興天下之經術  
耀德及遠不冒海隅既有以和輯天下之兵民  
導河周嶽永奠清寧既有以懋昭天下之治績  
豈必更有進焉而惟是集賢崇政窮訂經說之  
原委柔遠能邇益昭聲教之大同府修事和益  
彰作乂之弘模將道大光於千古而罔贊高深  
治彌茂於兩間而不忘咨儆也矣臣草茅新進  
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